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
第一二一回 乘蓮輦君臣恩厚 入丈室師弟情深

詩曰：世事無弗了，人皆自煩惱。我佛最自在，一笑而已矣。

話續前傳。卻說濟顛聖僧自木樨堂酒散，仍回淶漪亭居住，專候二日隨駕進大成廟。到了這日，才近四更向後，就聽外面號聲不絕，一陣陣馬蹄的聲音，人腳的聲音，由亭外經過，那服侍濟公的八名太監，也都輕輕的陸續起身，就燈前把些新衣、新帽、新靴搬出，一個個裝束得簇綻新鮮。早聽外面走進一人，手提宮燈，低低的說道：「咱家哥兒們都起了。萬歲爺有旨，叫你們不要驚動聖僧，勿論遲早，候聖僧睡醒，約在慈寧宮聚齊起駕。」八名太監也便低低的說了聲：「領旨。」此時濟公睡在天然榻上，早聽得清清楚楚，心中分感激皇上，便故意的在榻上翻了個身，念了一聲：「唵嘛呢叭迷吽。」那人聽見聖僧已醒，就連忙走至榻前說道：「咱的聖僧兒已醒了嗎？」濟公睜眼一看，看那人不是別個，正是那張祿的外甥丘奎。心中想道：此人也有些專權邀寵說壞話，學了他娘舅一樣的氣息，俺何不趁此收拾他一頓，也是好事。想罷便反轉假裝著翻身睡去，打起鼾來。那丘奎不識進退，以為聖僧真個睡去，便大聲說道：「吹，這怎麼的？咱家兒不曾叫他，他是醒著；怎麼被咱家這麼一叫，那廝倒又像死豬樣的了。不是笑話嗎？」語言才了，只見濟公從榻上就蹣坐起，說道：「不好了，俺睡癡了，帶累丘宮爺候得心急，就豬兒狗兒、死兒活兒罵起來了。宮爺莫怪，還求在萬歲前掩飾一點，就說僧人馬上到慈寧宮見駕是了。」丘奎明知觸犯了這位和尚有些不妙，但也不好辯白，只得含糊糊糊的往外就走。濟公就此起身下榻，那些太監是曉得他的脾氣的，連忙把狗肉、紹酒搬出，濟公便大嚼大嚼的吃了足足一個更次。見東方漸要發白，遂說道：「你們沒屁兒伺候些，俺要到慈寧宮去了。」

八名太監就一個個的把宮燈點起在前引路，濟公仍舊破衣破帽，赤腳扒天在後面一搖二擺的走。但見一路之上鑾儀對馬、兵丁入役，一起一起的，排得整整齊齊，不上一刻，已到慈寧宮門口，隨由跟來的太監上前通報。當宮的太監那敢怠慢，忙急急進內啟奏了，出來宣見。濟公走進宮內，見前殿天井中一乘乘龍鳳輦排列階下，末後一座蓮花輦，裝飾得分精緻。濟公無心細看，穿過前殿走進外宮，見過皇太子、五賢王，又請了太后聖安，就錦墩坐下。就有太監由御座起次獻了香茗，又每座前獻上面點四式，濟公也不謙禮，就伸了釘鉸手，築了一個向嘴裡一塞。那知今日這點心卻是素的，濟公本不對味，兼之才由蒸籠上拿來，內中餡心滾燙的，此時整個咽又嚥不下，吐又吐不出，那點心在嘴裡如同打鞦韆差不多。恰巧皇上在上面說道：「聖僧起身，倒也突早。適才朕著宮監到淶漪亭打聽，並吩咐不許驚動，不料聖僧也就老早到來。」濟公道：「陛下聖恩，僧人感激不盡。但僧人所以老早到來，卻虧去的那位宮爺，狗天爺地罵起來的。僧人若不因他叫罵，只怕此時還睡著呢！」皇上一聽，勃然大怒，忙向左右問道：「是誰到淶漪亭傳旨的？」但聽旁邊回奏道：「是新補慈寧宮總管丘奎。」皇上道：「著將丘奎發交刑部，照違旨侮聖議罪。」自有侍衛將丘奎拿下。

濟公正待上前論救，忽聽外面三聲炮響，樂鼓齊鳴，走來一個太監跪稟道：「啟奏陛下，太后同兩宮娘娘已經登輦，專候陛下起駕。」皇上當即出位，太子同五賢王也跟著起身。濟公想道：「今日晦氣，只怕今天廟裡皆是素菜，俺大約是要忍著餓了。」沒精打采的也只得跟隨出了外宮，走到前殿迴廊之下，但聽外面炮聲、號聲以及鼓樂聲、吆喝之聲，耳朵裡鬧個不住。便有那管輿的侍從走來請濟公升輦，心裡暗道：這樣一個邋邋和尚坐在這駕寶輦之上，走到外面實在不太好看。就此意念一動，搭眼再朝濟公看去，但見他身穿御賜繡金盤龍千佛衣，頭戴毗盧帽，腳踏老黃又口僧履，項中一掛楠香木佛珠，臉上放出那又紅又白的色彩，反轉認不得他，在那人群裡找邋邋和尚，說道：「奇了，聖僧何處去了？」濟公笑道：「不要找，邋邋和尚在這裡呢！」那管輿的侍從這才明白，忙扶他升了蓮台花輦。前面也是滿朝鑾駕、對子馬、御林兵，輦前千佛傘下，六名太監打了寶蓋長幡，八名太監提著宮燈，八名太監端著提爐，浩浩蕩蕩，好不熱鬧。出了大內，穿過午門，到了西城門口，又聽得遠處轟轟的炮聲。旁面扶輦的說道：「快走罷，太后的聖駕已進了廟了。」濟公看那六街三市，一家家鋪面關著，那門前伏著、樓窗上伏著的人，就實在不少。看官，大凡皇駕出外，本該辟除道路，何以此回許人觀看？列位有所不知，此回皇上出外，也是照舊辟除；但到御駕過後，各家也就開門專看聖僧。所以到了經過之處，就覺得街面上的人如同看會一般。

就此纖纖徐徐出了西城，沿湖又走了許久，濟公在輦中抬頭一看，但見前面一座大廟，那廟門上一塊石匾，「敕建大成廟」五個大金字映著那初出的太陽，真個金光奪目。濟公到了廟前下輦，也是通的通的放了三聲大炮，早見裡面跑出四位差官，迎上說道：「某等奉金御史的命令，迎接聖僧進內。」濟公便隨著進廟門，但見中間塑了一尊彌勒佛，後身塑了一尊丈八韋馱，兩旁塑著魔家四將，那金剛檔下足毅一人進出，就同圍門差不多的。走過大門約有半里路，一段磨磚甬道，一面鐘樓，一面鼓樓。走過兩道，就是二門，門前一座石牌樓，兩邊石柱上有微賜楹聯一副，題著道：

幸盛世澄清，遊覽西湖風月；謝聖僧法力，維持大宋江山。

中間塑了「御賜龍藏」四字。二門裡兩旁塑著哼哈二將。出了二門，兩廊下便是齋堂、客堂、掛單房、庫房之類。當中一座月台，上了月台便是大雄寶殿，殿上三尊大佛，左右八羅漢，後身塑著個懸崖峭壁的海島、正中蓮台上立著觀音大士，左有善方，右有龍女。出了正殿後門，便有礮石坡合，約三層多，上面建一高閣，當中一塊橫匾，題著「藏經閣」三字。濟公一路看來，覺到收拾得也分齊整。至於戒台、僧寮、念佛堂、祖師堂之類，皆另有去處，但不在此時濟公走到之地，我也不細說了。但是四名差官，領著濟公定至藏經閣坡台下面，就見上手一個朱漆大門，上面橫匾刻了「聖駕行宮」四字。一眾御林軍皆紮在門前。下首一個月宮門，上面橫匾刻著「丈室」二字，那官差便領濟公從下首走至丈室。迎面小小的四扇天藍灑金的屏門，進了屏門由旁邊一腰門進去，便是五開間的大廳，廳中一切陳設，自然精美異常，這也不須交代。

濟公至此，那官差便邀請入座，早有聽差的送上茶來。濟公今日看得這些裝模做樣的委委屈屈不過，暗道：今天照這樣看來，狗肉、燒酒是斷乎沒得吃的；該因也是命裡注定的，今日是我濟顛落難的日期！正然悶悶沉沉的在那裡癡想，忽見兩個武官帶著一個和尚進來，四面張張望望的就同尋人不著的样子，反轉濟公起身招呼道：「快來快來，你們是甚時候到這裡的？」那兩個武官同一個和尚朝濟公看了半晌，不覺失笑道：「原來這就是師父，我們都認不得了。」說罷就行了禮一旁坐下。看官，你道此三人是誰？那兩個武官就是陳亮、雷鳴，那個和尚就是在平望新收的徒弟悟真。陳、雷二人雖跟濟公多年，從不曾見過這衣冠齊楚的樣子，所以不敢冒認。至於悟真，不過在張欽差行轅見過一見，更覺不甚清楚。心裡想道：我記得在平望時見這位師父，真個邋邋不過，怎麼今日這樣闊調的？在此正然疑惑，只聽濟公喊了一聲：「悟真，我且問你，你不必疑惑邋邋、闊調，你怎麼訪到這裡來的？」悟真道：「徒弟在平望別了師父，真個無廟可歸，只得到金山掛單，留在念佛堂內過了幾月。前日聽見這廟裡召募新僧，特為連夜趕來。那知走進此廟，就向那報名處報名，裡面有兩個執事僧問道：『你可是由小西天來的？』徒弟道：『不是。』那執事僧就回了一句『額已滿了』。徒弟無法可想，就在西湖邊望望野景，恰巧遇著陳師兄，述其情由，他便將徒弟帶去營內過了一宿，今早便同兩位師兄過湖來給師父請安。」濟公聽畢拍手呵呵的笑道：「妙呀妙呀！我正想你，你卻來了，要算天從人願。」濟公又問陳亮、雷鳴道：「楊魁回來不曾？」陳亮道：「他跟後來的，大約此時到行宮見駕去了。」濟公便將陳亮、雷鳴喊至面前，每人附耳說了幾句，二人忙急急外出。悟真便在丈室裡陪濟公閒談，正說道張欽差捉妖之事，濟公道：「這件事我都忘了，算來也是那怪氣數未終，但早晚又有一樁大事要辦。若待事完恐怕與張府大有不利，只得守廟中事情稍定，先往鎮江走一趟才好。」說至此處，只見金仁鼎穿著一件簇新的繡金獬豸紅袍，忙得連玉帶都解去了，匆匆走進丈室來見濟公。不知所因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